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19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暮色黄昏

南京 李云

今年六月初,正值芒种,吃好晚饭,我决定随意走走——美好不能被辜负!

天色清明,暖风袭人,漫无目的地走,随心所欲地走,时不时有夜走的人从身边走过——有必要解释下,小镇的夜走时间从五点半就开始了,八点半之后基本没人。一边走一边说话,貌似在攀谈着晚上吃的啤酒烧鸭是如何的美味,或拉着同伴的衣服说料子又是如何的好……突然间,有人认出我,遥遥地喊了起来:噢,你怎么一个人?质疑的语气里充满怜悯,你怎么会一个人走呢?你太孤独了!来路空旷蜿蜒,走过的路垂直萧瑟,路边开着蓬蓬草的白花,温热的暖风从来路上拂过耳际,再从走过的路上吹动衣衫,我朝路人温和一笑,没有给予回应——确实无法回应。

黄昏渐至,太阳红彤彤的脸已经有了告别的意味,恋恋不舍起来。微红的晚霞在天际肆意晕染着,褐色打底,红色和紫色甩成水袖,亮黄最淡,却是果汁炸开的样子。路边突然出现的一棵大树上,归鸟啾啾。过一座桥,进入村野公路,人影开始稀少,到后来就我一个人了。这里是桥南村的试验田,统一租给外地来的农民种植。田还是那田,种田人已经不是当初的人。石楠树燃烧着红色的芽儿站在田埂上,分割着稻田,也有对着稻田水倒影自怜的哀愁样子。一条田埂上竟然种了十几棵,圆墩墩的红修剪成伞状,便像一顶顶红伞撑在田埂上——可想而知,它掺杂在青青秧苗间,或金黄的稻谷间的艳丽,那将是多么热烈的景象,走在田埂上的姑娘是留着长辫子的小芳吗?会随手掐一根红芽儿对着若有所思吗?也许,那就是梵高笔下穿着白色长裙女人的背影?

灌水的稻田,在暮色下,水色既明亮又带着镜面的照耀感,像是有意要折射出内心的剖白,调皮的青蛙藏匿在角落,执意要代言,带着水的气泡的声音鼓动着——这是稻田的

微情一刻

石塘秋色

南京 吴晓波

喜爱秋天,当然是喜爱秋天的硕果累累,阳光像金子一样跳跃,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洋溢着金子一样的光芒。

喜爱秋天,也喜爱秋天热烈奔放的态度,从不藏着掖着,就像石塘人家的悬铃木,大面积地红着,大面积地黄着,轰轰烈烈,谁也拦不住。是的,那一丛丛、一蓬蓬的悬铃木,就如一匹“黄膘马”高扬着的马鬃和马尾。石塘人家的万亩竹海,泉水甘甜,竹叶清美,早已养肥了这只“黄膘马”,只待农人秋收的连枷响起,只待农人窗户上的红辣椒、黄玉米吹响乡间唢呐,只待梅溪河水流出横溪米酒的清香,它就要猎猎出征。

稻子黄了,连枷响了,米酒香了,是“黄膘马”该出山的时候了。你看,“黄膘马”在用力追赶秋天,追赶幸福,就如石塘人家蒸蒸日上生活。

金陵琐记

织锦

上海 梅莉

想养猫的心日夜长大到身体已装不下时,我就行动了。

同事介绍我去领养了一只一岁的英短蓝猫,胖墩墩的,打过疫苗和做过绝育手术。蓝猫在猫界以前也能跻身于贵族,现在落魄了,人称“蓝胖子”。虽无意倾向于品种猫,但是这只猫样样齐全省事。

于是,我和先生商量了一下,就是它吧,一身灰、呆萌的蓝胖子虽然不是很美丽,但性格不错,摸上去手感好。于是,做好一份猫试卷后,成功击败另一个领养者,猫就归我了。买好猫粮、猫砂、猫窝等关于猫的一切物件,等猫来。

猫的主人叫织锦,她发了地址让我去看猫,看看有没有眼缘,先培养一点感情,然后,她过几天再送猫上门。我问她为什么不可以把猫直接带回,她说因为之前有人把猫领回家后,过几天猫就消失不见了。她要为猫宝宝找一个真心爱它的主人。

织锦住的地方很偏远,地铁加出租车辗转近两个小时才到。织锦是个剃着板寸头、头发根根立着、瘦瘦小小的姑娘。她带我走进小区,这里都是农村私人别墅群。院子里有丝瓜垂满藤架,有拳头大的石榴挂在枝头。还有一对老人,正在摘院子里的青梨,堆了满满一筐。颇有“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田园风。

我赞叹道,你这环境真好。织锦说,我租

生活札记

叛徒,打破静谧,显示出真实的躁动,兴奋得很——蛙鸣从明亮的水色里彼此起伏着,声声入耳,像独唱,又像在合唱,顷刻间,又乱成一气,谁也不服气谁,你方唱罢我登场。

稻谷收割后,水田就会变成土地种植油菜。蛙鸣也会很快消失,而整个冬天,青蛙也只能蛰伏在水底洞穴,或泥中过冬,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如果没有被捕捉从而侥幸活下来的话。所以说,在这个活泛生动的夏天,当稻田再次灌上水,它就又复活了,它怎么能不高兴呢?我听着,犹如正在参加演唱会,歌唱着生命,歌唱黄昏!

水田里有人在作业,一只超大的机器张开巨大的翅膀,正在来回地施肥。几只白鹭起起落落。前面的田埂上站着一个人,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穿着一件横条纹T恤衫,年纪在五十几岁。泥土的腥味大面积涌来,包围着我跟她。相视一笑,顿觉亲切与熟悉,好似遇见了站在地头的母亲。她在等丈夫收工回家吃晚饭,眼神温柔又傲娇,告诉我来自安徽,跟丈夫承包了两个村的田地,因为承包少了不划算,叫人打田和施肥都很贵。说着,又看向大翅膀的施肥机器。我也看去,暮色黄昏产生的错觉,让我生看到机器变成大黄蜂从水田里慢慢地升腾起来,就要飞起来了!

种植庄稼并不是一件能够被美化的事,其中的艰辛笔力无法抵达。可惜现在人沉迷减肥,身边有个女孩很多年都没有吃过大米了。不吃米饭还会珍爱粮食、尊敬种植粮食的人吗?对水田和劳作还有情怀吗?三餐四季,对于晚饭十分在意的人,自然懂得最热血沸腾的事便是种田和收割,那忙碌的景象多么壮观、多么慰藉心灵呀!我在这天遇见的暮色黄昏虽然是久违的,却依旧感动,再是被陪伴的感觉——与自然万物相伴,与劳作的父辈永远相伴着。

梅溪河边的乌桕,就像梅溪河一样,它们心思细腻,没有悬铃木“黄膘马”那样性急,它们更爱吊胃口,一天一个样,一点一点的红,当它们细细的心思染红整条梅溪河,就是石塘人家最美的时刻。

阳光温暖地照着,穿行在悬铃木树丛中,宛如行走在一条流淌黄色油彩的乡村木版画中。走出木版画,轻轻地抹去发亮的油彩,你就是石塘人家里最轻的一缕风。

粮仓满了,玉米黄了,红辣椒张着大嘴在笑,袅袅炊烟叙说着诉不尽的喜悦,又是一个五谷丰登年。一群大白鹅也不愿意错过这最美的秋景,它们在梅溪河上成群结队,它们要用它们肥硕的身子,为石塘人家的幸福生活压上肥美的韵脚。

是的,秋天,收获,幸福,一个“肥”,就是最美的诠释了。

的。上了楼,才发现,三层别墅被分割成几十个房间,楼梯很脏也没有打扫。进入她的房间,十多个平方吧,干净整洁,几只猫都在睡觉。碗里有猫粮,猫的专用饮水机正汩汩地流着,一只花猫被我吵醒后跳下桌子来喝水。她一共捡回来五只流浪猫,一只刚捡的还在厕所间隔离中。我问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是护士。织锦今年二十二岁,她说是先打工后来去读护理专业出来当护士的。我要的蓝胖子正躺在她腿上百般撒娇,像个宝宝。我问她,为何品种猫也会流浪,她说,被弃养的品种猫狗很多的,还是因为主人不够爱吧,以为小动物会提供情绪价值,没想到还要管吃喝拉撒等很多事。暗想,这有爱心的小姑娘是天生适合做护理的。

和蓝胖子浅浅互动后,我还是决定领养它。过了两天,织锦把猫送到我家,郑重地让我签了一个永不弃养的协议。我问她怎么来的,她说打车来的,打车时间短,猫不会应激。路那么远,打车费应该上百了。又想想她喂养的五只猫,还要给它们打疫苗,做绝育手术,生病了还要看病等,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呢。

现在,织锦时不时地要求看看落户我家的蓝胖子。织锦说,猫是很有灵性的,敏感又聪明,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焦虑它就焦虑,你快乐它更快乐,谁养的猫像谁。为了猫生健康,我觉得有必要让自己更快乐一点。

那时学诗

南京 吴其盛

1979年4月,我所在的企业团委收到了市总工会的一份学习通知,让厂里选派一人参加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全市第三期工人诗歌培训班,巧得很,单位宣传橱窗刚展示过我的一首所谓的诗歌作品,一千三百多人的厂子,一个名额,这份难得的幸运就这样砸中了我。

培训班开课了,来自全市五十多家企业单位的学员暂时寄存了机声、弧光和流水线,为了心中那一份新奇而又陌生的圣洁,开始了对诗意的追寻和发现。

开班仪式上,总工会负责这项工作的姚小鸾女士向我们介绍了培训班的主讲人王德安老师,王老师是南京工业诗创作的代表人物。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基本都是关起厂门便认真干活的主儿,对偏于“高大上”的诗界情况知之甚少,我们闻到了诗歌作为顶级艺术所散发的特有芳香,大家全神贯注聆听,课堂上几乎没有走神者。随着话题的逐项、逐层展开,我们不仅弄懂了什么是诗,什么是非诗,还学会了鉴别啥是好诗,啥是不好的诗。南京诗界的名流大咖也星光灿烂地映入大家的眼帘。

最难忘的还是两周一次的学员作品讲评。那时还没有电脑,用手工敲击字盘打印的铅字作品可称得上是“珍稀物种”,在姚小鸾老师的紧密配合下,每次大家都能收到一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学员优秀作品铅字示范稿,被选中的也就三四人,“高中”者那份欣喜和激动可真是亚于科举上榜。王老师不仅把学员递交的作业一一写上评语,而且把优秀作品以及一些好句子拎出来分析给大家听,并就一些普遍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意见……

课堂上的热度一直延续到下课,放学回家的路上,学员们还兴致不减地一路谈论着诗的话题。记得夜深人静的夜晚,从工人文化宫到新街口34路公交车站的路上,我和几位诗友在橘黄的路灯下一谈就谈到夜里十一点多钟。新街口的当日报纸展示栏,也成为我们的夜半光顾点,报上的“雨花石”副刊诗作在我们的热议下散发出诱人的光亮。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上面被我们议及的诗人杨来顺(傅天虹)、辛明水、杨毅居然曾是我们这个培训班前两期的学员。数月培训结束没多久,南京市作协创办了文学讲习所,后来改称青春文学院,那里面一期一期又诞生了诸多优秀诗人。

时光流转。转眼数十年,当我在一次诗歌活动中和王德安老师相遇,谈起一直舍不得背弃的缪斯女神时,便提出一个观点:当年的青春文学院如同历史上的黄埔军校,而工人诗歌培训班就像农讲所,两者开办时间虽有先后,都为南京文学及诗歌的启蒙、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王老师听后连说“有道理”。

诗歌就像一个神奇的八音盒,给我们带来值得回味的青春留声和图像,也给了我们不老的精神皈依。

往事随风

初冬记忆

上海 卜昌梅

那年初冬,母亲带我去姨妈家。姨妈家在七八里外的一个村子,地理位置比较闭塞,我们只能步行前往。毛毛细雨一直飘着,如丝如梦,润湿了乡村的小径。我们一边撑伞,一边并行。路上遇着村里的人,母亲和他们熟络,便聊起家常。我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手里拿着相机,走走拍拍。路边小河里的水哗哗地流着,冷不丁地撞击到一块石头上,立刻溅起一圈大水花;路边的竹林里沙沙作响,一阵风吹来,像竹叶儿在歌唱……我看得着迷,全然没有觉察母亲已经走得很远了。

正拍到兴头上,书包里手机震动,我一看是母亲打来的,直接塞回了书包,生怕母亲打扰了我的“雅兴”。不知走了多久,姨妈家附近的山坡跃入眼帘。地上荒草满布,远远地看过去,金黄一片,错落有致的几户人家烟囱里冒出长长的炊烟。我又停下拍照,调试最佳角度。等走近了,我才看到姨妈和母亲在坡下的水塘埂上来回踱步。而母亲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你这鬼孩子,我说走哪去了,我走一会,停一会,看看没来。我再看一会,还没来。打电话还不接,气死我了!”母亲边说边抹眼泪,“怎么不被山里的东西叼去啊!”

“还是那么贪玩!”姨妈在一旁安慰母亲,语气中带着责备和遗憾,随即又拉着我往回走:“我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野蘑菇,你可要多吃点。”我偷偷看向母亲,心里五味杂陈。小时候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因为贪玩,我忘了回家的时间,母亲就满村子找我,闹得满村风雨……想到这些,我有些愧疚:“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我这不是到了嘛。”我试图用轻松的语气安慰母亲。姨妈看着我,轻轻摇了摇头,递给我一眼色,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赶紧拉起母亲的手:“妈,别哭了,对不起,你别生气了。”我轻轻抚摸着母亲的手背,她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屋,姨妈已经摆好了饭菜,小鸡炖野蘑菇的香气扑鼻而来。母亲默默地坐在桌边,我看出她还在伤心,就坐到母亲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从她手上传递来的是深沉的母爱,如同屋外初冬的细雨,润物无声。

家庭相册